

曾德厚 著



鐵血大丈夫

J247.5
925
3

通

81118



铁血丈夫



● 曾德厚 著

铁血大丈夫

曾德厚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3 字数：275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10册

ISBN 7-5008-0042-8/I·14 定价：3.40元



曾德厚

曾德厚，四川重庆人，四十二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专职编剧。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台海逐寇记》（被团中央评为优秀少年读物）、《人和路》，中篇小说《有意无意之间》（获《当代》优秀作品奖），短篇小说《遗留在西子湖畔的诗》（获武汉中青年作家优秀作品奖），电视连续剧《黄兴》、《熊元蔚》等。

责任编辑：牛志强
封面插图：蒋 明

● 工人出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点击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丈夫不为情死，不
为病死，当手杀国仇以死。

黄 兴

目 录

第一回	黄兴偷习东洋术 董野巧试中华拳……………	1
第二回	可恨可怜八旗子 亦歌亦狂虬髯公……………	18
第三回	结萍蓬初湘江畔 初识富孀打靶场……………	28
第四回	福益两事试英雄 克强一弹救安彪……………	40
第五回	卖祖田克强毁家 接枪枝福益就义……………	55
第六回	汇志士孙黄同盟 警同胞屋台蹈海……………	68
第七回	禹之谟迁葬天华 吴孟侠谋炸钦差……………	86
第八回	徐壮士安庆剖腹 秋女侠绍兴赴刑……………	98

第九回	肝胆相照东京城 风雨同舟镇南关……………	111
第十回	赤子义捐檳榔屿 壮士陈兵省港城……………	130
第十一回	丈夫浩气湛碧血 人间春雨湿黄花……………	151
第十二回	无情未必好儿女 有义堪称大丈夫……………	178
第十三回	克公豹隐南山雾 侠少鹏搏北海风……………	201
第十四回	街前就义三烈士 床下请出黎都督……………	225
第十五回	武昌城飞马传讯 阅马场拜将筑台……………	243
第十六回	克强麾兵汉口镇 裸贞遇刺石家庄……………	263
第十七回	冷月西风龟山血 残照东流鄂江潮……………	288
第十八回	求共和甘冒过费 论功罪且待后人……………	312
第十九回	黄总长奋起北伐 袁富保吓熊太后……………	333
第二十回	良弼丧生弹烟里 清帝退位哭声中……………	345

第二一回	党人让权留守恨	
	袁贼窃国渔父血·····	359
第二二回	洪宪天亡国贼死	
	将星殒落黄公存·····	383

第一回 黄兴偷习东洋术 萱野巧试中华拳

二十世纪初叶的一个春天，一群中国留日学生邀约着来到东京郊外赏花。樱花盛开的季节，到处绿云暖曦，花团锦簇，浓香袭人。田野阡陌之上，不少衣着艳丽和服的游人在缓步赏花；樱林内外之间，更是此起彼伏地传出游客们的歌声。有的引吭高歌，其旋律优雅而高远；有的孔武有力，类似吼叫，其节奏堪称雄壮激越。他们用歌声赞美远方那沐浴在朝阳下的富士山，赞美近处这一片片争芳斗艳的樱花林，更以其壮歌赞美蒸蒸日上的国运，祈祷他们的大日本帝国更加强大兴盛，其威远播于四海五洲。

唯有这群来自湖南同乡会的留学生，一个个表情严峻，默不发声，脚步迟缓，足音沉重。看那神态，似刚刚讨论过一个极其严肃而令人窒息的课题，又似刚刚中止了一场热烈的争论。是啊，茫茫神州日渐陆沉，自称为“天朝”的祖国正面临着被列强豆剖瓜分的惨祸，除了那些来到异国仍旧提笼架鸟，拥艺狎妓的“贵胄子弟”，除了那些以留洋为终南捷径，指望早日镀金归

去为宦的“远识之士”，谁的心上没有负着一块亡国灭种的巨石，谁又还能悠闲自在地观景赏花呢！

“星台，太闷气了。你来领头唱支歌吧？”

发话的是一个年过三十的留学生。他瘦弱身材，形容朴素，高高的鼻梁上架一副白边圆眼镜，透过镜片已可见其眼角爬上的细细的鱼尾纹。此人姓禹名之谟，字稽亭，乃湖南湘乡人氏。那位叫星台的青年，看上去也有二十七、八岁。此人姓陈名天华，星台是他的字，乃湖南新化人氏。陈天华面容清瘦，两眼闪动着一种恍惚而迷离的光，形容很有些古怪，举止略带着一种神经质。听到有人叫他，猛地扭过头，将长发甩至肩后，急问道：“稽亭兄，可有以教我？！”

“嗨，星台，”禹之谟摇摇头，笑道：“什么‘有以教我’，我可没敲你那本《警世钟》，是请你领头唱支歌哩！”

陈天华连连地摇动着满头长发，推脱道：“我？领头？不不，我五音不全，不行不行。”

“那就请星台兄背几句《警世钟》可好？”一位看上去最年轻，也最英俊的青年诚恳而崇敬地望着陈天华，见他又要推辞，赶紧补充道，“星台兄，小弟初来日本，又专攻英语。早就听说兄长正在写《警世钟》、《猛回头》，恨无缘拜读，望兄长不吝赐教。”

“唉，《警世钟》尚未付梓，《猛回头》还只有初步构思，尽是些俗语韵文，炳生弟不见笑，就拿去看好了。”

陈天华说着话，已经从衣袋里取出一叠稿纸，爽快地递给了刘炳生。刘炳生名叫刘道一，是追随他兄长刘揆一来日本留学的，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湖南同乡会的活动。

刘道一接过文稿，才看了几句，便连声叫好，禁不住随口大声读了出来：“……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意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刘道一慷慨激昂地读来，引起一片悲愤的唏嘘之声。读完《警世钟》，一个与禹之谟年岁相近的中年人立即说道：“星台兄的雄文，将在我和董午兄筹建的湖南编译社首批出版，愿它早日为国民敲响警钟！今后，还望各位仁兄挥动如椽巨笔，多多支持我们，我和董午提前向各位致谢了。咦，董午呢？哪里去了？”

这位湖南编译社的主办人名叫杨守仁，原名毓麟，字笃生。他从小好学，经史百家无所不窥。他所提到的“董午”姓黄名轸，董午是黄轸的字，后来黄轸又改名为兴，号克强。就是这个黄克强，在以后十年革命中，与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一起并肩战斗，不断地发动了近十次武装起义，出生入死，英勇奋战，为摧毁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敲响了丧钟，以至后来的史家将他的名字与孙中山先生紧密相联，把旧民主主义革命称为“孙黄革命”。

不过，此刻的黄兴尚未出名，象许多留日学生一样保留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和个性。眼下，他的突然失踪即为一例。

刘道一的兄长刘揆一，与黄兴同是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的学生。他与黄兴的交谊甚厚，自称是黄兴的追随者。此刻，他略加思索后道：“一定是迷上了那本《落花梦》，躲到什么地方续梦去了！”

“对！”弘文学院学生的杨笃生附和道：“昨晚就听他说要抢着读完一本书，今日一定要归还给一位日本朋友。来，大家都不做声，分头找找看，我提议，谁先找到董午，今日中午到风乐园，就由谁随意点菜，众人做东如何？”

杨笃生的提议，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这些三十岁左右的留学生们全都暂时抛开了各自的烦恼，孩童似的猫着腰就地散开了去。

和禹之谟摸索着走在一道的也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此人姓蔡名锷，字松坡，是这群湖南老乡中唯一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他与黄兴是在来日本后才认识的，说不清为什么，只比他年长四岁的黄兴对他总有一种亲切感、神秘感。是因为他虽是文科学生却醉心学习现代军事技能么？还是他那憨厚的笑容、诚恳的目光让人一见倾心？听许多人讲过，他除了每日清晨练一套中国拳术之外，还要骑一匹赤色骏马赶赴神乐板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而且弹无虚发，每射必中，所得的奖牌已经堆满了一个抽屉。还听人说他善交日本朋友，拜过不少日本退伍军人为师，汲取实战经验，详习现代军略。前不久，蔡锷认识了一位极富文才的浙江籍学生周树人。周树人告诉他说，弘文学院的日本学监是一位有名的活阎王，学生有违反校规者，他轻则口头训斥，重则严厉惩罚。而全院学生中却偏偏有一人不怕他，甚至敢于打着赤膊，手持洋磁脸盆，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走过。这人就是黄兴，黄克强。周树人还以此夸赞湖南人特具“楚人反抗之蛮性”……

蔡锷与禹之谟在樱花林的一条小路上左顾右盼了一阵，没有发现黄兴，心想总会有人先找到他的，不如借此在樱花林中散

步的机会，向身旁这位老大哥打听打听有关黄兴的事情。

“稽亭兄，刚才揆一兄说董午兄在抢时间看一本《落花梦》，这本书谁写的？写了些什么？”蔡锷带着天真的神情问道。

“哦，《落花梦》全称叫《三十三年落花梦》，是日本有名的革命侠士宫崎滔天所著。宫崎先生不但一贯同情支持中国革命，昨天听董午兄讲，他还亲自参与了前两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和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哩！”禹之谟仰头望着樱花林间隙中的一片蓝天，不无向往地说。

“怪不得董午兄会如此着迷《落花梦》，”蔡锷若有所思，接着说，“大概他是想从书中寻出孙中山的行踪吧？”

“或许是吧，”禹之谟回答道，“只是我们同乡会中尚无一入见过孙中山，真不知他何许人也。”

“有人说他是个海外有名的江洋大盗。”

“也有人讲，他幼时在化外之地长大，肯定不会象我们一样是经生文人。”

“走，稽亭兄，咱们再找找看，找到董午兄，问问他的看法。”

突然，樱林边那一带怪石丛中传出刘揆一喜悦的喊声：“找到了！大家快来，我活捉了董午！”

大伙儿循声奔去，果然在一块巨石后的低凹处看见了黄兴。黄兴个子不算很高，但长得健壮魁梧，见到陆续走来了这么多同学，赶紧放下《落花梦》站起身来，露出一脸憨厚的笑容，拱手道：“实在是因为要还书，有劳各位寻我了！告罪！告罪！”

“不行！董午兄得认罚。”刘道一嚷道。

“对！中午由揆一兄点菜，罚董午饮白酒一斤！”蔡锷也兴致勃勃地喊道。

“罚酒一斤怕不行，董午是滴酒不沾的，还是罚他做东算了。”刘揆一体贴地望了黄兴一眼。

黄兴立即又拱手道：“兄弟我认罚，今天就由我做东。只是兄弟马上还要赶往十里外的一个军事操演场，恕不奉陪了。”

“十里外？董午兄，你指的是成城学校的操演场么？等你赶去，怕是早已操演完了。”蔡锷不解地望着黄兴。

“你放心，松坡弟，我有马呢。”黄兴微笑道。

“马？在哪儿？”蔡锷越发吃惊了。

黄兴敏捷地跃上一块岩石，将拇指食指衔入口中，长长地打了一个唿哨。

果然，哨声刚止，便从樱林那边隐隐地传来一阵欢快的马蹄声，渐渐可见一匹赤色马从林中小路向这边跑来。那马毛色鲜亮，在阳光辉映下犹如一团烈火。也不知黄兴是从哪个日本朋友那里借来这赤马，调教得如此通人性。只见它渐渐放慢步子来到黄兴面前，还摇摇尾巴，仰头长嘶了一声，似向这位中国客人表示敬意，引得大家称赞不已。

黄兴爱抚地拍了拍马头，收拾好放在岩石上的书籍，理了理鞍镫，看样子就要跃上马背去。

“慢！”禹之谟上前拦住黄兴道：“董午，今日同乡相约来此赏花、议论国事，你却总是躲着大家独自看书，难道你不留下些高论，就想走么？”

黄兴见稽亭说得认真，便松了已抓在手中的缰绳，略略沉思一会儿，道：“如说高论，星台、笃生和你们几位全是文章家，中国如此黑暗，非有大家的妙笔雄文难以唤醒国人，敲响亡国灭种的警钟。不过，弟以为救国之事不独靠心力，尤其应以身力为必要。只有挺身杀敌或杀身成仁才最为有力！不知诸兄以为如何？”

“是啊！”禹之谟叹息道，“秀才造反，十年难成。以谭嗣同，唐才常等师长的如椽大笔，又何曾敌得过荣禄、袁世凯的几旅新军！”

蔡锷也立即附和道：“董午兄的身力重于心力之见，弟十分赞同。记得离开长沙时，曾听人说董午兄在笔管上刻了一首笔铭：‘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小弟这次来日本入士官学校，也正是个投笔从戎的意思。”

“投笔从戎也好，以笔为枪也好，反正都为的是推翻专制、创造共和，依我看大家不妨各行其是。”杨笃生仰头望了望已日渐升高的太阳，笑道，“时候不早，刚才稽亭兄曾提议由星台领头唱支歌，现在我看就叫董午来起个头，然后放他去罢！”

黄兴本是秀才出身，吟诗作画、围棋剑术均有功底，唯于音律不甚了了。平时在学校唱歌，他也是常不开口的。大家知道杨笃生的提议，明显带着继续“罚”黄兴的意思，于是就都拍掌附和起来。

“好，好。我领头，我领头。可是唱什么？”黄兴连连点头，又露出那一副憨厚笑容望着大家。

“我点《满江红》！”陈天华抢先说道

“好！怒……怒……怒……”黄兴连起音三次，均觉不入律，刹时间脸都红了。

杨笃生也并不太为难他，紧接着最后一个“怒”音，唱了起来。笃生不只面容英俊、而且嗓音极亮，富有感染力。经他领头，大家便都放开了喉咙：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唱《满江红》，在那时的中国是犯禁的，有被捕甚至被杀头的危险，而在这异邦的樱花林边，怪石丛里，大家一无顾忌，越唱越起劲、越唱越响亮、越激情。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

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慷慨激越的歌声中，黄兴纵身跃上马背。刹时间，那赤马便扬开四蹄，奔入樱花林中。骏马追风，所过之处，只见红白相间的樱花纷纷从树上飘落下来。万绿丛中，黄兴骑着赤马犹如一团烈焰飘飞，不一会儿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进！继续前进！——”一个孔武有力的教官站在土坡上，用类似吼叫的喊声在发布命令。在他脚下，几十个士官生顶着烈日正在凹凸不平的坡地上匍匐前进。汗水已湿透了许多人裹满泥尘的军服，汗珠在许多张倔犟的脸庞上闪着晶莹的光。

黄兴笔立在教官对面的坡地上，面无表情，一动也不动，好似一尊插入大地的铁塔。对于日本的成城学校、士官学校的